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
第二十七回 計詐降薛舉破敵 圖霸業伏威求賢

詩曰：自古兵機仗詐行，多于詐處立奇勳。

鳳雛昔日欺曹賊，薛舉當年救繆君。
義人延州施沛澤，仁翔宜縣解災屯。
雲龍風虎英雄聚，繼跡桃園霸業成。

話說薛舉因林住持問其志向，回言道：「人生天地，若圖安逸，畏刀避劍，豈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！自古男子生而桑弧蓬矢，以射四方，須要建功立業，顯親揚名，以流芳百世，成個鬚眉男子！」

林澹然點頭而笑，取杜伏威書與薛舉看。薛舉看畢，道：「杜大哥一路磨折，又被官兵圍困，小子愚意，必須急去救他，纔是同盟之義。不知老爺尊意若何？」林澹然道：「俺心下也如此想，只怕你年輕力薄，武藝未精，放心不下。」薛舉道：「某承老爺訓誨，論武藝亦不在人之下，弟兄有難，焉可坐視不救。雖有官軍百萬，何足懼哉！」林澹然道：「杜伏威雖然被困，精通法術，斷不至傷身。但今離亂之際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冠裳倒置，賞罰不明，貪官污吏，安享榮華，孝子忠臣，反遭屠戮。蒼天厭亂，必然否極泰生。汝等學成文武，應天順人，取功名正在今日。趁杜伏威遭困，你可如此如此，以解其圍，乘機創業，早寄捷音。俺即著張善相來贊助你。還有一句創業捷法，圖霸秘經，切須記取。天地以好生為德。聖人云：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凡攻城掠地奏捷之日，切不可屠戮生靈，傷殘善類。除暴救民，以安四方，此是收拾人心的大機括。若徒恃血氣之勇，殺人放火，自取滅亡耳。戒之，戒之！又有秘符一道，與汝珍藏，設遇急難，握符掌中，即刻可以遠遁。汝年已長，且身軀雄偉，明早加冠，然後起行。」薛舉頓首受教。有詩為證：

禪機高出帝王師，不與兵家共守雌。
篋內秘文神鬼泣，直教三俠盡聲馳。

次早，林澹然打疊行囊，焚香點燭，對佛祝告，為薛舉冠帶已畢。薛舉先拜天地諸佛，復身拜了林澹然苗知碩等，急急收拾，與朱儉動身，取路往延州郡來。

數日間，已到永寧關口。朱儉去各店中，引眾好漢來見了薛舉，暗暗知會秘計，準備詰問時回答的言語，件件停當。然後帶了眾人，都投蔣太守寨前來，只見鎗刀密密，旗幟森森。管寨門將士喝道：「兩軍對陣，此是何處，汝等亂走！」薛舉道：「在下要謁見太府蔣爺，煩乞轉報。」那將士道：「蔣爺正在此征勦孟門山大盜，用軍之際，你有何急事要見老爺？」薛舉道：「小人正為軍情而來，聞知府尊圍困繆一麟，月餘不能破其巢穴，故特來投軍，以助一臂之力。」那將士忙進中軍通報。

蔣太守分付令人來，薛舉向前參見。蔣太守看薛舉堂堂一表人材，丰標灑落，甚是歡喜。卻又心中疑惑，問道：「少年壯士，何處人氏，姓甚名誰，習何武藝，來此投軍？」薛舉道：「小人姓趙，名起鳳，本貫河南人氏。自小習成八般武藝，箭可穿楊。聞知老爺征勦黃河巨寇，特聚四方壯士百餘，願投麾下為前部先鋒，征勦賊盜，以圖功勳出身。」蔣太守笑道：「看你年紀尚幼，焉能破賊立功，況從遠方而來，未審虛實，莫非是繆賊奸細，到我這裏探虛實的麼？」薛舉正色道：「小人是河南安陽縣中丞御史趙成璧之孫，常德那別駕趙變之子。往歲父親解糧至京，從黃河經過，被此賊一箭射死，盡劫糧米。此賊與小人不共戴天之讎，恨不能啖其肉，碎其屍，瀝血以祭先靈。今聞老爺興兵征勦，小人盡散家貲，招集四方壯士，特投麾下，誓擒此賊，以報大讎。不意老爺反生疑惑，可憐一片赤心，使人目為賊黨，冤屈無伸，此仇莫報，不如尋個自盡，以表真心。」說罷號咷大哭，拔劍自刎。蔣太守慌忙跳下座來，止住道：「我特戲言以試壯士耳，何遂輕生。卿果能殺賊立功，必當保舉重用。」薛舉拭淚謝道：「某傾心赤膽而來，與此賊勢不兩立，老爺如肯任為前鋒，破此小寨，如摧枯拉朽耳。若不能生捉此賊，必投黃河而死。」蔣太守大喜，即用為本府領軍校尉，其餘同來壯士，逐名收入軍冊。有詩為證：

成功不厭詐謀深，俠骨何曾畏鼎烹？
太守座前輕白刃，試看舌劍屈人兵！

少頃，俞福進寨來看見薛舉在寨外點名上冊，問蔣太守道：「壯士何來？」蔣太守將趙起鳳投軍之事說了。俞福道：「雖然為父報讎，未審其中虛實，小將願為前鋒，將此人統領本部壯士，為後軍救援，庶無他變。」蔣太守道：「我看此少年甚是驍勇，其情真切，諒非虛假，此正用人之際，不必多疑，正欲使彼為先鋒，以觀其才能耳，將軍何須過慮。」俞福不言而退。

再說朱儉引眾人隨薛舉投了蔣刺史，自己卻依舊到河邊俟候。當晚巡哨僕僮認得朱儉，艤舟到岸，下了船，逕到大寨，參見二位大王。杜伏威問道：「差你去幹事如何？」朱儉道：「小人見了林老爺，呈上爺爺書信，林爺看了，即差一個少年將軍姓薛的，暗受密計，已引眾好漢詐投蔣太守麾下去了。小人特來回覆爺爺，準備廝殺，必有好音。」杜伏威大喜，賞了朱儉。

此時繆公端箭瘡已愈，病體平復。次日杜伏威正筵席，替繆公端賀喜起病。合寨大小僕僮，俱賞酒肉，大吹大擂，飲酒作樂。繆公端問及朱儉求救之事，杜伏威笑道：「兄長寬懷飲酒，不數日管取蔣太守首級獻于麾下。」公端且喜且疑。正酣飲之際，只聽得戰鼓鑿鑿不絕，人喊馬嘶。守關僕僮報入寨來：「官軍隊裏新添了一員少年將官，引大隊人馬棄舟上崖，圍遶大寨。速請主帥軍令。」杜伏威道：「快牽過戰馬來！」提了長鎗，跨馬出關迎敵。繆公端朱儉俱上馬，引五百僕僮協助。官軍隊裏見一員少年將官，正是薛舉，全身披挂，立于門旗之下。遙見對陣門旗開處，飛出一員大將，率領僕僮吶喊而來。薛舉知是杜伏威來了，把戟一招，擺成陣勢。杜伏威見了薛舉，二人心領神會，更不打話，一個使方天戟劈胸就刺，一個使鐵桿鎗急架相迎，鬥上三〇餘合，不見勝負。官軍陣上，惱了將軍俞福，使動開山大斧，奮勇助戰。好漢隊中，惹動了寨主繆一麟，用長矛努力相持，兩邊喊聲大震。酣戰之間，內中輸了一將，翻身落馬。眾人看時，卻是杜伏威被薛舉一戟打下馬來，眾軍士撓鉤搭住，活活綁了。

繆一麟正和俞福廝殺，忽見杜伏威墜馬，心下大驚，不敢戀戰，撇卻俞福就走。俞福不捨趕來，追至關下，繆公端勒轉馬頭，左手挽弓，右手搭箭，看俞福來得較近，一箭射去，俞福躲閃不及，射中左臂，倒撞下馬。眾軍士只顧救俞福而去，不來追趕。繆公端收聚敗軍，奔入關來，隨後朱儉僕僮陸續皆到。繆公端跌足道：「輸了一陣猶可，杜弟被他捉去，必然送了性命，折吾左臂，天喪我也。」大哭不止。朱儉附耳道：「將軍休慌，杜將軍落馬遭擒，此是計策。他分付小人，軍機秘密，不可洩漏。今晚教將軍整頓僕僮，飽食嚴粧，渡水劫寨，裏應外合，大事成矣！」繆公端聽罷，如夢方覺，心花頓開，一天愁悶，卻撒在九霄雲外。即忙點僕僮，傷折不多，傳令準備渡河劫寨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俞福被射了一箭，不敢追趕，收軍駕舟回寨。蔣太守見趙起鳳擒了杜伏威，大喜，將杜伏威囚在陷車內，著軍士看守，待捉了繆一麟，一同斬首。重賞趙起鳳，令隨軍醫士，醫治俞福箭瘡。不題。

卻說繆一麟當夜黃昏時候，點起合寨僕僮，委兩名貼身能事的權守寨柵，自卻和朱儉眾頭目，悄悄地離了大寨，撐船渡過對岸。正到半渡，只見上流頭有七隻小船，唿哨而來。繆公端等喫了一驚，又不好相問。那船看看搖近前來，朱儉在船頭上仔細看時，卻原來不是別人，乃岐陽郡同出獄的好漢，因風不順，整整等了〇餘日，後得順風，將舟傍近孟門山，又見官軍和繆杜二人廝殺，不敢近前，只得將船遠遠停泊港裏躲避。當夜見月明如畫，官船俱撤圍去了，又是順風，故此眾好漢搖船過山岸來，卻好兩舟相撞，遇見朱儉。朱儉暗喜，即對繆一麟說了眾人來的緣故。繆一麟分付眾人，便可相助劫寨。眾好漢應諾，一齊揚帆駕櫓，奮力搖過對岸，時已三更二點。蔣太守寨內，寂無人聲，蓋因戰勝了，全不在意。雖有數箇伏路小軍，盡被僕僮殺了。

此夜月色微明，風聲颯颯，繆公端率眾僕僮吶喊，砍開了寨門，只見寨裏已自有人接應。原來薛舉先著人通知杜伏威，各藏暗

器，等候接應。聽得寨外喊聲，知是繆公端偃纜已到，即教打開陷車，當先放出杜伏威來，搶了一枝長槊，口中暗誦真言。只聽得風聲大作，霹靂交加。薛舉共眾好漢一齊動手，一面放火，一面殺人，合寨火光，照耀如同白日。此時蔣太守夢中驚醒，見寨內四圍火起，驚得心膽俱碎，急忙奔出寨口，欲要逃命，被火煙逼住，不能殺出寨。復回身望寨後而走，正遇著薛舉，手起刀落，將蔣太守砍為兩段，取了首級。眾軍士皆睡夢中醒來，人不及甲，馬不及鞍，東逃西竄，不被殺死，即被燒死，焦頭爛額者，不計其數。俞福筋瘡疼痛，正睡不著，聽得金鼓喊殺之聲，情知有人劫寨，急欲掙扎，眾僮僕早到，連床砍為肉泥。杜伏威繆公端合兵一處，搶擄得器械糧食甚多。杜伏威即教搬上船，拽起順帆，一同回寨。蔣太守大寨，頃刻化為白地。正是：

喜孜孜鞭敲金鑼響，笑吟吟齊唱凱歌旋。

須臾船已傍岸，繆公端等同到大寨，和薛舉敘禮。問及表字，薛舉道：「小弟賤字翀之，杜大哥字君武。」繆一麟又問：「青春幾何？」薛舉道：「虛度一□六歲，杜大哥長我一年。」繆一麟道：「翀中之既冠，君武何以遲滯，今日乃戰捷吉期，為賢弟加冠何如？」杜伏威應允。繆一麟令僮僕殺牛宰馬，祭賽天地，杜伏威冠帶，三人拜罷，大排筵席慶賀，另著小頭目陪新來眾好漢飲酒，合寨僮僕，皆有犒賞。

當下繆公端杜伏威薛舉朱儉四人次序而坐，酣歌暢飲。繆公端道：「小弟叨居山寨數年，頗稱自在快樂，不期被蔣太守俞福這斯困逼太甚，屢戰屢敗，勢如壘卵，自分不能再立。天幸杜大哥降臨，山寨有主。又賴薛大哥諸弟兄勇力，神機妙算，報仇雪憤，解我之困。感佩大德，何以報之？」杜伏威道：「患難相救，自是弟兄們分內事，大哥何出此言？只是飲酒盡醉便了，不須稱謝。」

薛舉道：「小可幸會繆大哥，恨相見之晚。戰勝攻取，賴諸弟兄之力，予何功之有。今日敘義，須索盡歡，爾我相忘，不必拘拘形跡之間。還有一語，古人云：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。先發者制人，後發者制于人。今日一戰圍解，若四遠官軍雲集併力來攻，何以當之？愚意不若乘此戰捷之勢，立起帥旗，招軍買馬，求賢納土。先取延安府以為根本，次攻鄜州，後取朔州，西圖巴蜀，東取太原，據城守險，此王霸之業也。繆將軍杜大哥以為何如？」繆公端道：「壯哉斯言！甚合小弟之意。今不興兵，更待何時！」杜伏威道：「薛二弟之論雖高，繆大哥之議太速。兵者，凶器也，須量力而進，豈可造次？俗語云：成則王，敗則為寇。當今天下四分五裂，英雄競起，我等器械未備，軍卒未練，糧草未足，焉能成事？若攻得一城，破得一邑，進有所據，退有所守，方可轉動。今若輕舉，倘有疏虞，豈不自貽其悔。依小弟之見，繆大哥守寨，薛二弟佐之，留五百僮僕，在此河口及中流險要之處，阻截來往客商仕宦船隻，凡一概財物，□取其三，不可殺害良善，積少成多，這錢糧不是有的了？然後招軍買馬，接引四方豪傑，軍馬以漸而盛。一面待小弟率領五百僮僕，前取延安府。若得此城，就是根本。選英雄之士，鎮守地方，然後東征西取。次第施為，庶可無失。」薛舉繆一麟同道：「杜兄所言，乃是萬全之策。」繆一麟又道：「據險攔截客商，這是我分內之事，不須薛君幫助，招軍買馬，也是我一力支持。薛君可輔佐賢弟攻城略地，方得成事」薛舉慨然應諾。當晚席散，閑話不提。次日，杜伏威揀選五百壯健僮僕，和薛舉別了繆公端，駕起舟楫，渡過對岸上馬，搖旗吶喊，殺奔延安府來。有詩為證：

兄弟兩同心，師行神鬼驚。

將軍威武重，何復有堅城。

卻說當時梁武帝被侯景逼死台城，立武帝第三子世讚為帝。在位二年，侯景弑之，又立豫章王世記登基。未及數箇月，即禪位于侯景。景即位稱帝，郊天大赦，改元太始，天下大亂。時有梁朝大將二員，一名王僧辨，一名陳霸先，見侯景僭了帝位，另輔佐梁武帝第七個太子湘東王諱繹，字世誠為帝，即位于江陵，大發兵討侯景。侯景屢戰屢敗，與百餘騎東走，追及斬之。不二年，湘東王又為魏主所執。陳霸先復立貞陽侯淵明即位，因朝內變亂，遜位與太子晉安王登基。次年，晉安王即禪位與陳霸先，國號陳，建號永定，是為陳高祖皇帝。此時江南地面，已屬陳高祖所轄，這江北地方，尚屬東魏。歲次庚午，乃陳高祖武定八年也。魏主進高歡之子高澄之弟太原公高洋位為丞相，封齊郡王。八月朔日，魏主下詔禪位子齊郡王，於是高洋即皇帝位，國號齊，改元天保。延州府卻屬大齊地境。這延州太守蔣勵，乃齊帝的寵臣，右僕射皮景和之內姪。景和一力薦拔為延州府太守，管轄二州七縣，地方廣闊，錢糧極多，人煙稠密，百姓富庶，是一個膏腴的都會。

蔣太守臨任已來，殘忍苛察，百姓盡遭其害。當日聽得心腹人報說，黃河孟門山有一夥大盜，廣有財帛，錢穀如山，近日因殺了鄜州知州，怕別郡領兵來征勦成功，得了財物，故此親自提兵勦捕，不期遭薛舉詐降計，死于非命。逃命軍士飛報府丞湯思忠，合府大小官員，盡皆失色。湯府丞速著人齎公文下各縣，令招兵守城；一面急急申文至樞密院。轉奏齊主，請發救兵征討。

原來這延州府，離黃河只隔得一百餘里，所轄宜州縣，貼近黃河。本縣知縣姓鄭名琦，正坐早堂。探事的飛報將來說：「蔣太守全軍陷沒，官身亦被殺了！」又湯府丞有緊急公文下來說：「孟門山賊勢猖獗，殺損官軍。蔣刺史俞福皆遭其害，各縣嚴守城池，待部文到日，一同出兵征勦。」鄭價看罷，心下憂驚，與書吏計議道：「日前蔣太守要征此賊，我再三諫阻，且從容動兵，蔣太尊反怪我懦弱，發怒而去。今日全軍陷沒，太尊被害，本縣失于救應，坐罪不小，如何裁處？」書吏道：「蔣太守全軍陷沒，朝廷坐罪老爺，此事猶緩，可以辨解。如今賊軍戰勝，其勢浩大，本縣貼近賊巢，倘賊寇一時臨城，如何抵當？乞老爺早發軍健民壯人等，防守四門，再議征勦之事。」鄭琦道：「此言甚當。」正欲點軍守城，只聽見喊殺震天，金鼓不絕。探子飛報：「黃河強寇擁大隊僮僕，圍逼城下。」鄭知縣慌聚縣丞縣尉幕賓書吏上城來看，只見眾僮僕擁著馬上兩員大將，吶喊搖旗討戰。鄭琦仔細看那兩員將官，一般打扮。但見：

束髮金冠耀日，雕鞍神駿騰雲。錦袍細甲放光明，畫戟蛇矛輝映。左首馬超再世，右邊呂布重生。伏威薛舉兩超群，二虎將當先出陣。

鄭琦看城外二將雖勇，部下僮僕卻是不多，心下亦不甚慌。回頭問縣丞道：「戰守二策，何者為先？」縣丞傅明答道：「城池狹小，軍少糧稀，只宜謹守。飛申本府各道發兵救援，併力退賊，方可保全。」

縣尉奚良，原係軍衛出身，恃著自己識些武藝，抗言道：「賊軍乃烏合之眾，何足介意？堂尊若與晚生軍士數百，立斬賊首，報捷台下！」鄭琦壯其言，即撥軍士一千，民壯三百，大開南門。奚良披挂上馬，手提大刀出陣。兩邊布陣已完，奚良躍馬向前，大喝：「覓死賊奴，殺害蔣刺史，正欲興兵擒拿，碎屍瀝血以祭蔣公。今反自來投死，快快下馬受縛！」杜伏威道：「當今朝廷多事，皆是你這干貪官污吏，荼毒生靈，我老爺特興義兵，代天討罪。你若知天命的，早下馬歸降，可免一死。」奚良大怒，拍馬舞刀殺來。

杜伏威正欲迎敵，薛舉一匹馬早已飛出，兩騎相交，刀戟並舉。二人戰□餘合，奚良一刀砍來，薛舉閃過，卻砍箇空。薛舉復身照心一戟，將奚良刺于馬下。眾軍無主，四散奔走。杜伏威薛舉乘勢追擊。鄭琦在城上見奚良被刺，驚得面如土色，慌叫閉門。杜伏威軍馬早到門邊，閉門不及。城內軍士只得攔住廝殺，被薛舉一連刺死□餘人，軍皆四散。杜伏威一馬當先，直入城裏。此時城中鼎沸，人民各不相顧，狼奔鼠竄，嚎哭振天，軍士降者大半。鄭知縣單騎而逃，縣丞傅明不知去向。

杜伏威薛舉入縣衙，坐于堂上，出安民榜，禁止軍士殺擄，犯者梟首。百姓安堵如故。開倉發粟，賑濟孤老貧窮。擊動縣堂大鼓，聚集耆老鄉民社長六房書吏，傳下號令：「凡有不到者，全家處斬！」人皆懼死，互相引薦，一時聚集縣堂參見。眾人稟道：「將軍呼喚，有何台旨？」杜伏威道：「我興兵到此，非為財帛子女，祇因官吏不仁，萬民塗炭，特來誅劾貪酷，替你百姓除害。你們可實實說來，本縣中有甚麼英雄豪傑，孝子順孫，皆當實報，不可隱諱，亦不許偽報。」眾人道：「本縣窄小，沒甚豪傑，止有在城善慶橋下一少年書生，姓查名訥，字近仁，文材出眾，極是個孝順的人。甘守清貧，不希圖榮祿。縣主鄭爺時常周濟，堅辭不受。這一人是個奇士，餘者俱是村夫俗子。」薛舉又問：「鄭縣尹傅縣丞做官何如？」書吏道：「鄭縣主為官清廉，傅二縣為人剛介。這二位老爺，百姓皆感仰其德。」杜伏威便傳令：「鄭知縣傅縣丞二家老小宦貴，著人護送回家，不許侵犯。」耆民百姓，

歡喜而散。杜伏威薛舉二人，帶甲權宿縣衙。

次日，杜伏威差書吏人等，齎金帛重禮，到查訥家內聘請進縣。查訥辭疾，堅執不受。書吏回覆，杜伏威道：「是我差了，我當親往禮請，纔是求賢之道。」乃與薛舉帶數箇將校，步行到查訥家中。查訥迎入草堂，相見坐定，獻茶已罷。杜伏威看那查訥，但見：

眉列青峰，眼澄秋水。韜光姓字，奇謀未許外人知；抗志窮檐，飽學自誇王帝佐。端莊爾雅，沉雄處沒半點輕浮；慷慨牢騷，談笑裏伏萬餘兵甲。不是子牙再世，應知鄧禹重生。

查訥道：「小生無學無能，株守蓬華，何勞二位將軍大駕光降，有失遠迎。」杜伏威道：「當今國家變亂，盜賊蜂起，百姓遭殃，四海有倒懸之危。小將特興義兵，除暴安民，非圖金帛子女而來也。古人云：良禽擇木而棲，良臣擇主而事。某雖起一勇夫，渴有求賢之志。聞君大名，如雷灌耳，敬奉微禮，欲屈尊駕，共救生靈，替天行道，望勿峻拒為幸。」查訥道：「某一介書生，不諳世務。況老父年高，朝暮難離膝下，不能奉命，將軍休罪。」薛舉道：「某弟兄二人，竭誠奉謁，敦請足下，為公非為私也。尊翁年雖高大，接入縣衙，亦可奉養。足下堅執不從，眼見得滿城百姓盡遭殃也。」查訥一聽此言，心甚感惻，方纔允道：「待某稟過老父，願侍將軍聽教。只恐才疏學菲，有負二公重託耳。」有詩為證：

纔出茅檐意氣濃，二□八宿羅心胸。

宜州一諾軍機定，佇看天山早掛弓。

杜伏威大喜，喚從人獻上禮物。查訥收了，稟知父親，同伏威等上馬入縣衙來。杜伏威大排筵席慶賀，一面令查訥權掌縣印。查訥推辭不受，止居行軍記室之職。

正飲酒間，哨馬報：「延州府府丞湯思忠，帶領五千軍馬，數員大將，把城池四面圍住，速請主將出令。」查訥笑道：「湯府丞此來，是自送其死耳。」薛舉問道：「湯府丞為何人何如？」查訥道：「這府丞姓湯，名思忠，冀州人也。一味好財貪色，酗酒吟詩，乃富家子弟，白面書生，不諳韜略。今日之來，豈不納命？」杜伏威道：「請問足下，大兵臨城，何以退之？」查訥道：「二將軍英雄無敵，何故下問於鄙人？」杜伏威薛舉再三請教。查訥道：「杜將軍領五百軍馬開門迎戰，可敗不可勝，別有良計。」杜伏威慨然起身上馬，手執長鎗，選軍五百，大開城門出戰對陣。湯思忠隨從六員大將，一員是統制司正統使常泰，一員是副統使樂正年，一員是統制司把總王連城，一員是本府都總管錢向，一員是副總管沙應龍，一員是毗豐衛護衛申千秋。各各全身披挂，騎著戰馬，手執兵器，兩陣對圓。

湯思忠立馬陣前，高聲喝道：「何等狂賊，輒敢殺害大臣，僭據城廓，快快下馬受縛，免污我刀！」杜伏威道：「你這些害民的豬狗，殺得盡絕，方暢老爺之意。那一個送死的，快向前來！」官軍隊裏，一員大將，手持大斧，拍馬出陣。眾視之，乃是正統制常泰。兩馬相交，戰不□合，杜伏威拍馬回陣。常泰不捨，奮力趕來，杜伏威棄盔散髮而走，奔入城內。隨後常泰湯思忠號令眾軍，依舊將城緊緊圍了，晝夜攻打。

卻說薛舉接應杜伏威入城，同進縣衙坐定。查訥問道：「來將何如？」杜伏威道：「敵軍雖眾，不足懼也。若用我那所藏將士，這數千軍立刻化為齏粉，但遵恩師分付，不敢擅用耳。」查訥驚道：「小生看本城軍馬不過千餘，難以敵眾，故先令將軍試探一陣，然後出奇兵勝之。將軍既有軍士，何不用之以取勝也？」薛舉笑道：「杜將軍將士藏在衣袖裏，近仁要看，即時可致。」查訥道：「或者是杜將軍胸中有數萬甲兵否？既有軍馬，小生願求一見。」杜伏威就于縣堂上，身邊取出寸草赤豆，口中默誦真言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頃刻間變成軍馬。杜伏威又念咒語，軍士各依隊伍，坐作進退，不差分毫。查訥看了道：「請收了法，機貴秘密，不可洩露。」杜伏威右手捻訣，大喝一聲，軍馬依然變為草莖。查訥道：「杜將軍有此妙術，神鬼莫測，斬將必矣！」杜伏威道：「此法是我恩師林爺傳授，甚是玄妙。臨別時，他再三囑付，說此法止可護身，用于急難之時，不可恃此幻術，妄行殺戮。聖人云：邪不勝正，妖不勝德。若專仗此法，恐其有失。不信只看黃巾赤眉等輩，便是樣子，因此不敢擅用，乞足下另設良策破敵。」查訥道：「尊師所言，語語金玉。自古及今，未有以邪術而得天下者。兵以正合，以奇勝，經權互用，方合玄機。杜將軍暫且解甲休息。三日之後，必然破敵。」當夜歡飲，直至更深罷席。

薛舉守東南二城，杜伏威守西北二城。號令嚴肅，軍士齊心。次日平明，查訥陞堂理事，張掛榜文，曉諭居民：「城內人多糧寡，難以支持。凡百姓人等願出城者，聽其去。守城軍士，不可阻擋。」城中百姓貧乏者，攜男挈女，盡皆出城就食，絡繹不絕。正是：

寧為太平犬，莫作離亂人。

不知查訥是何奇計，以破官軍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